

亞運節儉理想與現實落差

源於奧運 李漢源

愛知・名古屋亞運會已在9月19日開幕了，以往大型綜合運動會的開幕禮往往以精彩表演成為觀眾熱議焦點，但今次名古屋的開幕卻顯得平淡，大家看後都覺得沒有特別亮點。這或許與開幕前累積的負面資訊有關，包括運動員住宿、膳食、交通等安排多次被指不理想。

雖然主辦方事前以「節儉辦賽」為目標，但這一方法帶出的最終結果卻引發不少批評。日本一向以嚴謹細緻著稱，而今次問題很可能源於成本失控：2016年名古屋申請主辦時，預算約為850億日圓（約42.5億港元），主要依靠縣市政府出資、贊助及門票收入；但到正式開辦，十年後的今日，大會經費已升至約2,600億日圓（約130億港元），達到當初估計的三倍，若再加上亞殘運、基建、宣傳及保安等開支，總額更高達約3,700億日圓（約185億港元）。

「低成本辦賽」通常被理解為減少新建場館、不建運動員村等，但圍繞運動員、媒體、住宿、交通、安保及各國官員接待，縱使只是基本的開支仍相當龐大。在各方面成本被大幅壓縮下，安排亦難免出現漏洞，引發各參賽代表團及傳媒的投訴，這些負面消息甚至蓋過了開幕禮本身。

在轉播方面，國際廣播中心（IBC）每天例會中亦投訴不斷：今屆亞運會比賽項目由以往約36

項增至43項，其中28個賽事項目才有直播信號，15項賽事只有賽後精華。各地轉播商已支付版權費，卻未能如過往般取得足夠賽事信號，如香港HOY媒體亦只能自行拍攝，才能將部分香港隊比賽直播給本地觀眾；部分項目（如壁球）更由相關總會自行安排製作團隊提供信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今屆亞運會首次沒有當地日本電視台參與國際公用信號製作，全部交由中央電視台負責。央視派出逾3,000名工作人員，不僅負責賽事製作，連整個IBC的運作也由其統籌，憑藉多次奧運經驗，具備足夠能力應付。

作為亞洲最大型、規模甚至超越奧運的綜合賽事（今屆參賽運動員達約17,000人），開幕前關於預算、場館、住宿、膳食、交通的種種問題，終將退居幕後，比賽已開始，賽事本身才是真正主角；運動員突破極限的瞬間，以及他們所展現的堅持、和平、競爭與體育精神，才是亞運會應呈現的核心內容。

在此祝願香港隊再創佳績，獎牌繼續來！



●持亞運會工作證可進入所有場地，以一萬日圓儲值卡乘車，也可向大會增值。作者供圖

琴弓下的姚珏

方寸不亂 方芳

《梁祝小提琴協奏曲》響起，如泣如訴，情感細膩，演奏家的肢體語言，「從音所欲」，熱情充滿能量，這就是我們熟悉的國際著名小提琴家姚珏教授。這天，「中華文化節」大師傳藝講座，有機會與姚珏教授對談，聽她分享在音符和生命之間的感悟；琴弓之下，如何安放自我；音符之外，又該如何連接世界。20多年前，有鋼琴家知道她從紐約茱莉亞音樂學院畢業，對她說，香港沒有從這麼厲害的音樂學院畢業的音樂家，建議她把知識傳授給下一代。姚珏當時懷了女兒，一心以為有了學校，就不需去巡演了，於是創立了「姚珏天才音樂學院」；然而，搞學校要處理很多事務，晚上就睡不好。

「一個拉提琴的人，搞行政什麼也不懂；但也可能正因為拉琴，從小習慣了堅持訓練，堅持就成功功了。」她笑說，開始創業時只有一位同事，現在有了20多位同事，若然今天他們有人要走的話，她相信自己也可以睡得好的。

為了培育本土音樂家，讓他們有就業機會，她創立「香港弦樂團」，需要向政府申請資助，找贊助，寫計劃書，推介她的設想。「我是個拉琴的，怎會寫計劃書呢？」後來有機會到港鐵演奏，很棒！港鐵公司問她有什麼想法，「以前人家求我拉琴，但為了樂團，我卻去求人人家拿錢，面子上過不去呀！」

數十年的藝術生涯中，姚教授承載着三重身份，舞台上的演奏者、講台前的教育者、樂團的管理者。三重身份的「衝突」，她是如何走過來的呢？

「我拉琴需要百分之一百集中，教學也不能有其他事情干擾，但管理卻是很繁瑣的事。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練琴，然後教學，下午才做管理工作，總之，演奏前兩個月，天塌下來，請別來找我。如果拉琴拉不好，會不開心，這情緒又影響教學也不開心，過不了自己這一關。」

她知道自已必須要找到平衡點，如今釋然了，其實不開心是無所謂的，明天開心就好了，只要學到新東西就開心，也不要自我責備太多。「我是在自我檢討中成長的，年輕時每次拉琴後，爸爸都要求我檢討不足……」姚爸爸是中國著名音樂家、指揮家，他對姚珏的音樂訓練極為嚴格。她不諱言，學習過程是痛苦的，但痛苦過後，才能補足、塑造更好的自己。



●姚珏教授分享音符與生命。作者供圖

香港廚師有真功夫

七嘴八舌 小臻

為支持名廚Marco Lo當選新任主席，日前出席香港國際廚藝交流協會會慶晚宴暨第五屆幹事就職典禮，現場所見來自香港本地、澳門及大灣區其他城市、馬來西亞的名廚雲集，飲食業的食材批發商、美食家亦不少，感覺同業都很團結。另一方面可能是創會會長陳國強、主席Marco Lo人緣好，行內多人捧場，擠滿大堂，Marco特別有愛心，常熱心支持社企和公益活動，正所謂，天道酬勤，人善天不欺，好人有好報。

其實搞大型活動或者請酒席，人緣真的是一个大考驗，若沒人會很慘。與Marco聊天知道他新上任有打算和協會幹事多籌辦飲食文化學術、廚藝交流，以及食物安全、食物營養各方面知識交流活動，亦會製造機會給會員多去參與國際性比賽，擴闊視野，增廣見識，帶大家走向更加專業化，要證明香港廚師有真功夫。做好菜式令老闆賺錢，廚師才有工作，希望老闆市民多多支持香港廚師，多留港消費。

席間見到已經由電視藝人轉做飲食業的謝寧、廖偉雄、周家蔚，人人稱廖偉雄做燦哥，他的飲食業發展基地在大馬，問他今次是否代表大馬帶隊來交流，他非常幽默地說「是他們帶我來」，更強調：「我是代表香港的。」現場不少人找他合照打卡。昔日怕醜仔如今已經是交際高手，大會叫他上台講些



●名廚Marco與廖偉雄（右）合照。作者供圖

戒煙傳奇

翠袖乾坤 連盈慧

煙包封面的恐怖圖案能嚇怕所有煙民嗎？當中一定還有死硬派，尤其是單身年輕煙民，一旦抱着自以為視死如歸的精神，捨不得失去共同話題的團體，離不開煙霧羣組，不甘向其他煙友示弱，這煙會不會戒得成？

除非當中有人「脫單」之後，聽命於枕邊人勸告，無畏給取笑為「見色忘友」的「新叛徒」，為忠於他身邊另一半的愛情，才不再跟十支二十支裝的煙絲損友打交道。

可是萬一另一半忠於愛情，認為干涉到配偶積習難改的心頭好等同干涉他的自由，日後肯定影響感情，那她就不願為了那一小包東西成為恩愛的絆腳石。我們的小妹百合就是這麼忠於愛情的妻子，婚後5年，雖然說受不住香煙氣味，看到他放在枱面的煙包都作嘔，可是他一貫硬朗的脾氣，相信自幼養成的習慣，一定誰也勸阻不來。百合只好擔心他健康之餘，發覺他吸煙過多口臭時，便為他煎煮青檀雪梨瘦肉湯，因為有人對她說過，這湯潤肺止咳，相信可以祛煙癮。但是他嫌湯味清淡不肯喝，

她便心裏着急，傻兮兮問朋友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百合說結婚5年來，過的日子可說無風無浪，她知道看人家眼中，也是恩愛夫妻，事實接近完美的丈夫也真體貼入微，不止粗重的家務自己來做，遇上百合外出公幹的星期天，她那個自稱頑石的大丈夫，連兩個人的衣服也洗燙得乾淨貼服。唯一令百合不安的，只不過是他每日少不了抽的20支煙。

可是幾個月前百合忽然對我們報喜，說那天他們結婚剛滿5周年紀念日，丈夫送她一份無形大禮物：就是他決定戒煙了。原來他收拾書架時，跌出來她的日記本，無意翻看幾頁，得知她長年為他吸煙而煩惱，便怪自己為什麼不對他直說，這時百合才恍然醒悟丈夫比自己更愛對方。朋友便祝福他們這對恩愛夫妻，今後至少還有50年無煙好日子。



●吹出來的煙霧多恐怖。作者供圖

墨香承史 光影傳港

欣有靈犀 王欣

兩年前的香港書展，我在一排書籍中偶然遇見《香港史讀本》，字數精簡，讀來輕鬆順暢，條理清晰可尋。它的敘述嚴謹厚重，卻又藏着溫潤的趣味，沒有生硬的說教，只有娓娓道來的真實。當下便心生歡喜，爽快買下，心想既能自己觸摸，也能留給孩子，在閒暇時翻開，觸摸這片土地的過往。

時光流轉，今年我與團隊投身香港歷史文化紀錄片的創作，在梳理史料、構思框架的日子裏，忽然想起這本伴我兩年的讀本。趕忙從書架上尋出，再次細細翻閱，字裏行間的溫度與厚重，依舊動人。此時心中漸生念頭：單單文字的記載，終究隔了一層，若能將紙上的歷史，轉化為光影交織的紀錄片，讓歷史與現實相融，讓冰冷的史實變成可感的畫面，再推介給香港的學校師生，定能讓更多人看見香港真正的過去。

月初，我們有幸聯繫到《香港史讀本》的主作者之一——香港立法會議員、資深歷史學家劉智鵬教授。懷着忐忑與真誠，我們向他講述了將書中歷史拍攝成系列教育紀錄片的構想。沒想到教授聽後，滿懷認同與支持，更欣然答應擔任紀錄片的主講嘉賓，為這段歷史親聲講述，讓這份傳承多了一份權威與溫情。

9月22日，在各方努力下，我們如願走進香港歷史博物館的「香港故事」展

館，開啟與劉智鵬教授的第一次訪問錄製。站在充滿歷史痕跡的展館中，聽教授分享：香港的歷史，從來不是1841年的割佔才開始。遠古時代，中華兒女的先祖便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，留下燦爛的文化印記。從秦朝的番禺縣，到唐朝的新安、寶安縣，再到明朝的東莞縣，清朝的新安縣，一脈相承的行政隸屬，清晰印證着香港與內地同根同源、血脈相連。

教授還為我們講述了那些被遺忘的抗英記憶。人們多熟知1841年英軍在港島的水坑口登陸，卻鮮少記得1842年鴉片戰爭前，九龍山之戰等抗英前哨戰，是港人奮起抵抗的印記；1899年英軍強租新界，愛國鄉紳鄧青士帶領新界村民英勇反抗，更是香港近代史上熠熠生輝的愛國篇章。巧合的是，歷史博物館全新升級的「香港故事」展覽，與《香港史讀本》的史實選取、敘事溫度不謀而合。縱然近代香港歷經一百五十餘年的英國管治，但華人始終是社會主體，港人與內地同胞風雨同舟、休戚與共的紐帶，從未斷裂。

從紙間墨香到鏡頭光影，從一本文史讀本到一部紀錄片，我們想做的，從來不只是講述歷史，而是守住這片土地的根脈，讓每一個香港人都明白：我們的過去，始終與祖國緊緊相連，這份血緣與情誼，藏在史冊裏，刻在骨血中，永不磨滅。

萬物興於秋

百家廊

若荷

都說，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。彷彿秋天，只能像個隨身的管家，把春夏兩季攢下的家當清點入庫，便算完成一年來的任務。從前，我也這麼認為，直到有一年，在鄉下度過一個秋天，我這才發現，秋天並不是春夏兩季的完結，而是一種生命的新興。

最先顯現出的是打穀場。我們這裏是山區，腳下的土地，最適宜種穀子。過去，秋天穀子熟了的時候，天剛剛擦亮，村民們就上山收穀子。先用鐮刀收割，連莖帶葉，一併割下。一擔一擔的穀，用人力拉到一個小場院去，用刀削下穀穗，在地上鋪開，經太陽曬透，再收起來，用石碾一圓一圓趕着壓，用簸箕簸，去穀後，金黃的小米就出來了。

那還是老方法，進入新時代，穀子脫粒的方法更簡便了，家家都用脫粒機。那機器是具有分離功能的，在機器開動中，癟穀和碎葉被有效分離，脫出來的穀粒乾淨。一個村莊，總有幾台這樣的機器、這樣的作坊，專門進行穀物分離。主人一邊操作、一邊把清選好的小米裝進麻袋，等裝滿了，由穀子的主人繫口，扛上肩，碼進運穀而來的三輪車上拉走。他們不說話，各幹各的事，互不干擾，用這種沉默的方式，舒展收割之後的疲憊身軀。

我一個場院邊站過一個下午，看穀堆一點點矮下去，穀穗一排排曬起來。看夕陽把人的影子拉長，投在金燦燦的曬場上。心裏忽然就想起一個話題：萬物興於秋。

春天萬物萌發，那是天地單方面的慷慨；而秋天顆粒歸倉，是人與天地合謀的盛事。鐮刀割下去是收，穀粒揚起來是興，那種從勞作中升起的興頭，比起肆意自然的勃發，這般收穫的光景，更易令人動容，它飽含着人們創造的結果，藏着心底悠長的盼頭。

到了中秋前後，場院安靜下來，在每家各戶的院子裏，又悄悄燃起另一種「新興」。

我借住的那戶人家，老人提前3天就開始忙活。選上好的糯米，泡一夜，用石碾碾成粉，又一遍一遍地篩，篩出極細極好的糯米粉，留着做中秋月餅。然後用蘿蔔加工青紅絲，再用自家種的花生、芝麻和買來的冰糖和餡。芝麻要炒熟，文火炒，大火容易焦。在我國，中秋節是大節，團圓節，出門在外的家人要回來。一天天等待，終於等到了佳節，搬一張方桌到院子裏，上面擺一盤月餅、一盤水果，再倒一杯清茶，正對着月亮升起的方向。直到小院融進銀白的月色裏，這才擺上酒菜，開始用餐。這般

的團圓，是山東人心中的團圓，一邊喝酒，一邊讓人眼眶發熱。這種聚起來的「喜興」，就是聚了五穀、聚了團圓，聚了人與人之間最樸素的溫情。

那一年的重陽節，我登上了村外的一個山坡。正是柿子紅透的時節，山前山後一樹一樹的，像一隻隻高掛的小紅燈籠。一位老人走近我的身旁，他是來山上拾菌子的。看我望着那些柿樹出神，便說：「我們這裏的柿樹太多了，當年生活全靠它……年輕時我用竹竿摘柿子，一個人能摘好幾筐，現在不行了，眼花了。」他說着自己笑。我知道那些柿子，現在已經根本沒人採摘了，年輕人出門打工、求學，沒人在意這些廉價的果實，於是這些柿子，大都成了鳥兒冬日的美食。

我發現，這位老人是有備而來的，他不光拾菌子，還要登山。他爬山不是為了收穫，而是一種習慣。我看着他遠去的背影，發現到處草木叢生，有野果垂掛在枝頭。這一刻，我再一次體會到「興」的意蘊。秋之興，它不是終結，而是完成：讓種子回到糧倉，讓遊子回到故鄉，讓勞作回歸收穫；它是喧囂之後沉積新起的力量，是生命新一輪興盛的開端，是人到晚年秋還願意登高望遠的那份心態。更因為，那些在秋天收起的東西，比春花更經得起存放。

花自有期

琴台客聚 伍采果

種了多年花草，在各色草木之中，我對白色的花有着幾分偏愛。家裏常會種一些茉莉、白色玫瑰、白色海棠、白色天竺葵、白色半邊蓮等，素淨的花瓣襯着綠葉，安安靜靜，自有一番清趣。

眾多白色的花裏，曇花也是我極喜愛的。曇花在古詩裏被稱作「月下美人」，提到曇花，人們會先想到「曇花一現」。清人范咸有首《曇花》詩：「一莖數蕊盡叢生，粉暈檀心畫不成。靜態雪花堪比潔，幽香蓮葉與同清。已蠲濃艷消塵劫，應散諸天入梵聲。傳是西方來小種，淨因我亦未忘情。」范咸寫的應當是大葉曇花，花盤碩大肥厚，只等到夜色深沉才開，花開不過短短幾小時，晨光一至，便悄然凋謝，若是夜裏忘了守候，就可能要錯過一季芳華。

我種的近些年來才有的小葉曇花卻是另一種模樣，它的莖片小巧，一節節葉狀枝細而薄，層層疊疊，常年都是溫潤的青綠色。它不必等候黑夜，天光明朗的白日，

花瓣也能綻開，一朵花從容盛放，仙氣飄飄的，能美上一兩天，留給人足夠的時間欣賞、拍照留念，「曇花一現」在它的花裏是不存在的。

早些年，我在舊園種下第一株小葉曇花。它長葉向來賣力，枝葉一年年鋪展開，成了綠油油的一大叢，不知是我養護不當，還是它的性子極是克制，到了花期，枝頭只冒出三四朵花苞。花開得舒緩，謝得也從容，那時候我常常蹲在花前打量，滿眼綠葉，花卻寥寥，不免感覺滿心遺憾。日子久了，好像也就明白了，它不是不肯開花，只是沉下心，用力在積攢生機。

搬了新家，庭院格局換過，小葉曇花還在。頭兩年，它仍是延續舊年的習性，依舊一年只開幾朵。我習慣了它的懶散，按時澆水，觀葉，不催它，也不期待它盛放。及至今年入秋，有了意外的驚喜。在它的枝葉間，悄悄冒出密密麻麻的小花苞，起初只是針尖大小的白點，長在葉片的尾部，不仔細看，根本發現不了。一天天過去，花苞漸漸膨大，細細長長的花柄微垂

下來，數了數，竟有好幾十個，錯落地綴滿枝桠。等候花開的日子是漫長的。清晨去看，花苞緊緊收着；午後再看，依舊是含蓄的模樣；傍晚又看，還是沒有任何變化。它守着自己的時序，不會因為有人期盼，就提前改變模樣。

兩種曇花，兩種性情。大葉曇花只在深夜匆匆一現，絢爛一瞬，轉眼落盡，讓人總覺得來不及珍惜。小葉曇花性子溫吞許多，願意慢慢開、慢慢謝，給人充裕的時間細細端詳，好好感受。它前幾年花開稀疏，我也不曾心急，只是日復一日，如常照料，耐心等待。或許這些植物與人一樣，它們保持着自己生長的節奏，不會盲目地跟隨旁人的腳步慌張。

秋意一日比一日中，月亮一日比一日圓，再過一日就是中秋。滿枝花苞待放，秋風柔和清爽，心裏便覺得自在起來。花該什麼時候開，便什麼時候開，該什麼時候謝，便什麼時候謝。人這一生大抵也該是這樣，慢慢過、慢慢等，不慌不忙，所有的美好，自會在恰好的時節，如期而至。